

全译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HI JIE WEN XUE MING ZHU DI AN CANG
QU AN YI TU BEN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The Middle and Short Novels of Mark Twain

厄秀拉把刺绣翻在壁炉上，抬起头来。她面色平静，十分宽容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这得看你指什么了。”吉德伦微微吃了一惊，对婚姻凝视了片刻。“嗨，结婚一般只指一件事！”

她的话不无讥讽之意。“然而不管怎么讲，你不认为自己将处于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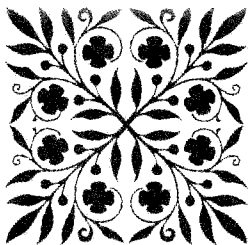
他的脸色骤然沉下来。“比现在更为有利的位置上吗？”厄秀拉的脸上掠过一层阴影。



[美] 马克·吐温 著
汪树东 龙红莲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Middle and Short Novel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美]马克·吐温 著
汪树东 龙红莲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美)马克·吐温著;汪树东、龙红莲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54-5030-2

I. 马… II. ①马…②汪…③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690 号

责任编辑:高田宏

责任校对:陈 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25 插页:4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23 千字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

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小说家，开创了一代文风，著名小说家威廉·豪威尔斯称他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福克纳则称他为“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小镇佛罗里达。父亲约翰·马歇尔·克莱门斯原是小镇上的法官，受人尊敬，但收入微薄，负担繁重。马克·吐温12岁时，父亲去世，家中一贫如洗，他就不得不弃学，外出独立谋生。他曾先后当过印刷所学徒、报童、排字工人、水手、轮船驾驶员和报馆记者等，四处奔波，生活经历丰富。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汤姆·索亚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中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百万英镑》、《神秘的陌生人》等。马克·吐温诞生那年，哈雷彗星划过长空，该彗星于1910年返回，他预言自己将随这颗彗星而去。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闪现天际，四天后，马克·吐温果然离开了人间。

本书精选了马克·吐温脍炙人口的24篇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其中一类是马克·吐温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成，也许没有多么深

远的旨意，但是其中透显出的幽默风格却为马克·吐温所独具。《加利维拉县声名狼藉的跳蛙》以简短篇幅塑造了一个有赌癖的吉姆·斯迈利形象。马克·吐温那种冷静而幽默的笔触在对吉姆·斯迈利形象的塑造中初露锋芒，而通过对该形象的塑造，他似乎也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人赌博成性的一个侧影进行了勾勒和嘲讽。《火车上的嗜人事件》则叙述了一位国会议员一次乘火车途中曾经遇阻于暴风雪，全身冻僵，几乎饿死，获救后神经出了毛病，一提起那次灾难就想把同车的人吃光。这似乎并不仅仅是马克·吐温对怪异事件的嗜好，也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以竞争为本、人人为我、以他人为地狱的生存哲学和现实处境的一种隐喻式描绘。在那种社会中，每个人的欲望都会被充分地刺激起来，并被赋予十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潜存着不同程度的吃人倾向与随时被吃的恐惧。这些短篇小说情节奇特，构思巧妙，行文流畅，充分地把马克·吐温那种美国式的乐观、粗豪、率真体现了出来。

马克·吐温生活的时期，在美国，真正的宗教信仰已经不可避免地渐渐褪色，但形形色色的宗教教条还充斥于生活中，不过这些宗教教条已经明显地与日益实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相吻合，两者的乖违造就了鲜明的喜剧性。马克·吐温在许多短篇小说中就充分地展示了这种喜剧性。《坏孩子的故事》和《好孩子的故事》主要嘲讽了教会学校关于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世故教训。《那是天堂，还是地狱》对所谓的宗教教条的嘲讽就更大胆而深刻。基督教把撒谎视为大罪，但是在生活中又岂能摆脱谎言，尤其是那些善意的谎言，没有它们，生活常常是无法进行的。小说中那对年老而善良的孪生姐妹为了呵护患病的侄女和孙女，而不得不学着撒谎时，我们绝没有理由固守宗教教条，反而会为她们行为感到高兴。质地坚硬的宗教教条总是难以曲尽人性的幽深处，也难以处理各种不同的人生际遇。马克·吐温面对各种宗教教条和社会现实的幽默态度，显示了他的从容和信心。

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化和实利化是腐蚀一切的酸性物质，即使原本超越于庸俗和实利的艺术领域也不能幸免。在《罗马万神殿维纳斯神像的故事》中，乔治是个献身艺术的贫穷雕塑家，寄居艺术之都罗马，爱上了杂货店老板的女儿玛丽。玛丽的父亲却极其势利，看不起贫穷的乔治，逼女儿另嫁有钱人。少年时的朋友约翰却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乔治，他把乔治的大理石雕塑作品《美国雕像》弄残，埋入地下，伪装成出土文物，结果获得了巨额金钱，乔治的一切困境也迎刃而解。在此，人们对艺术品的内在价值缺乏鉴赏能力，而只能从外在的特质，如是否为出土文物，来鉴别其价值。在小说《他是否还在人间》中，马克·吐温借对商品化社会对艺术天才的扼杀提出了巧妙的批判：在商品化社会中，艺术家只有先死了才能活着，艺术的价值也终究在人们的附庸风雅中沦丧殆尽。

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的批判无疑是马克·吐温毕生努力的方向。作为马克·吐温最有代表性的幽默作品《竞选州长》就对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进行了最辛辣最无情的嘲讽。《一个真实的故事》则通过对黑人妇女拉奇尔大娘的悲惨遭遇控诉了黑人奴隶制，对黑人悲惨命运表示关注。《白象失窃记》则是对美国警察办案作风的绝妙嘲讽。那些警察虚张声势，出尔反尔，只顾向公民敲诈钱财，只顾自己出名，好大喜功，采用完全离谱的方式破案。当读者看到，最后那只失窃白象的尸体竟然在警察大楼的地窖里找到，督察长又若无其事地照领奖金不误，而请求破案的公民却早已为此倾家荡产时，读者将不由得哑然失笑。

当然，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最大、最滑稽、最丑陋的现实无疑是金钱已经不可避免地具有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被金钱深深地渗透并改变了。马克·吐温对金钱社会的本质特征的洞察极为深入，那些描绘金钱主宰的众生相的中短篇小说也最为生动。《百万英镑》中，马克·吐温把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神奇力量展示得淋漓尽致。美国年轻人亨利·亚当斯初到伦敦，一文不名，衣衫

褴褛，饥肠辘辘。当他幸运地得到那张百万英镑大钞后，一切顿然改观，他不但能品美食，衣华衫，出入高档宾馆，更是受到从上到下整个伦敦社会的欢迎。这一切都仰赖着那张百万英镑大钞，似乎它就是上帝本身，它到哪里，光辉就照亮哪里。当亨利·亚当斯把那张大钞原封不动地还给那两位打赌的英国绅士时，他借助大钞的神奇力量早已使自己脱胎换骨，难怪他最后要把那张百万大钞裱装上框子挂在他们家最神圣的地方。现代社会中，神隐退了，空缺的位置将由金钱代替。也许没有哪个作家能像马克·吐温那样如此夸张而准确地展示了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神奇力量，它对现代人的超度似乎一点都不逊色于上帝对西方中世纪人的超度。著名的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也充分展现了人在金钱面前的种种丑态。赫德莱堡镇的旧格言是，“请勿让我们受诱惑”；新格言则改为，“请让我们受诱惑”。旧格言代表着已经逝去的那个由禁欲主义宗教主宰的时代，而新格言则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核心本质，那就是尽可能地煽动人的物欲。短篇小说《三万美元的遗产》则揭示了金钱在许多社会中无与伦比的魔力，现代人为了金钱可以放弃道德、人情以及现实人生中的各种乐趣，人生目标变得奇特地单一化，除却在眼前和想象中的金钱的闪光，此外就是灵性枯窘，了无生趣。

马克·吐温对人性中的爱和恨的两种力量也曾作过动人的书写。短篇小说《一个垂死者的忏悔》中的卡尔·里特为了报杀妻杀女之仇，和《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中的母亲为了报被丈夫虐待之仇，都曾殚精竭虑，打消所有生活目标和乐趣，不择手段地把整个人生强行塞入仇恨的框子中，人性彻底被仇恨扭曲，当复仇成功时，也是他们的人生彻底幻灭时。这里我们看到人性无力超越仇恨的悲惨和酷烈，更看到马克·吐温的忧愤深广。与恨一样，爱也是人性中坚韧力量之一。短篇小说《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则借助加利福尼亚淘金人展示了人性的善良与温暖。《亚当和夏娃的日记》中同样充盈着一种动人的情怀。夏娃的墓志铭是，“亚当：她在哪里，何处便是伊甸园。”

这里体现了爱的终极性，也把马克·吐温灵魂中柔美的一面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然而，生活中爱与美毕竟是转瞬即逝的，生活留给人更多的恐怕是伤心和无奈，马克·吐温命途多舛，1908年，他深爱的妻子逝世，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你在地下，孑身一人；我在人间和大家在一起，但也是孤零零的。”晚年的马克·吐温更多被孤独和虚无的情绪笼罩着，他最后的遗作中篇小说《神秘的陌生人》就是这种情绪的凝结。小说中，马克·吐温化身为自称撒旦的天使，来到16世纪奥地利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找到一个纯真的乡村少年，带他浏览了人类历史，向他系统地发表了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是建筑在虚伪和懦弱之上，人类历史充斥着血腥暴力、冷漠欺詐、仇恨冤屈，人生基本上是在命运的铁链下苦役一般的过程。撒旦要救人，不是让他死亡，就是使他丧失理智。他最终认为，“没有上帝，没有宇宙，没有人类，也没有尘世的其它生命，没有天堂也不存在地狱。那都是一场飘忽的梦——一场荒诞阴森、愚不可及的噩梦。除了你存在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实存之物。可你不过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意念——一个漂泊的精灵，一个没有结果的游魂，一个无所依托的幽灵，孤苦伶仃地游荡在这永恒的虚无之中！”这的确是冷彻骨髓的话，其中无疑包含着马克·吐温极为苦涩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悟解。

本书根据查里斯·内德尔编辑的由美国戴伯台公司1983年出版的《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译出，《竞选州长》一篇为另加，各篇小说大致按照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翻译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汪树东

2007年4月



目 录

1

序	1
加利维拉县声名狼藉的跳蛙	1
坏孩子的故事	7
火车上的嗜人事件	11
罗马万神殿维纳斯神像的故事	21
一个奇怪的梦	28
竞选州长	39
好孩子的故事	45
一个真实的故事	50
爱德华·米尔斯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56
一桩稀奇事	63
白象失窃记	92
一个垂死者的忏悔	115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135
亚当和夏娃的日记	144
他是否还在人间	178
百万英镑	189
为艾德带来好运的玩笑	211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220
被延误的俄国护照	273
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	295
那是天堂，还是地狱？	364
一条狗的故事	389
三万美元的遗产	401
神秘的陌生人	434



加利维拉县声名狼藉的跳蛙

一位朋友从东部给我来信，托我去拜访性情随和、善于言谈的老西蒙·惠勒，打听打听我朋友的朋友列奥尼达·斯迈利的消息。我照托去了，下面说说我此次拜访的经历。我一直怀疑列奥尼达·斯迈利根本不存在；我的朋友也根本不认识这样一个人物，大概他是推想我若向老惠勒问起他，就会使他联想起臭名昭著的吉姆·斯迈利，然后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搬出关于那个人一些令人生气的往事，废话连篇，沉闷不堪，对我毫无益处，徒然使我烦得要命。如果那就是他的诡计，他的确是得偿所愿了。

在那业已衰落的安吉尔矿区的一家破落酒馆里，我找到了西蒙·惠勒，他正靠在火炉旁舒服地打盹。他肥胖，秃顶，面容安详，和善质朴。他醒过来，向我问好。我告诉他，我的一位朋友托我向他打听他少年时代一个名叫列奥尼达·斯迈利的可爱伙伴——列奥尼达·斯迈利牧师，福音会里一个年轻的牧师，我的朋友曾听说他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安吉尔矿区。我又补充道，若惠勒先生能告诉我关于这位列奥尼达·斯迈利牧师的一些消息，我会很感激他的。

西蒙·惠勒把我让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拦住我，然后坐下，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讲述中，他既未笑一笑，也没有皱一皱眉头，一直是开始说第一句话时的那种细水长流的声调，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热情。可是在他那自始至终的

叙述中，有一种让人感动的认真与诚恳，这分明使我感觉到虽然他决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什么可笑或有趣的地方，但他把它看作一桩重要事情，并敬佩那两位主角，觉得他们是斗智的天才。我让他随意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过他。

“列奥尼达牧师，唔，列奥尼达牧师——咳，从前，这儿有个家伙叫吉姆·斯迈利，那是49年春天——也许是50年春天——我记不准了。不过我之所以觉得是这两个时候，是因为他来到矿区时，那个大蓄水槽还没有修好。但不管怎么说，他是这儿最怪的人了，他无论碰上什么事，只要找到一个对手，他就要和人家打赌。只要别人愿意怎么打赌，他就怎么打赌——只要赌得成，他就心满意足。但是尽管这样，他运气还是好，出乎寻常的好；每一次打赌他几乎总是赢家。他总是留意着各种打赌的机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不管遇上什么事，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而且随便你挑哪一边都可以。如果有赛马，结束时你就会发现他要么喜气洋洋要么输得两手空空。要是有人斗狗，他也会赌上一把；要是有人斗猫，他也会赌上一把；要是有人斗鸡，他同样会赌上一把。嗨，即使看到两只鸟站在篱笆上，他也会和你打赌哪只鸟先飞走。要是野外的布道会，他会按时到场，拿华克尔牧师打赌。他认为华克尔牧师是这一带讲道讲得最好的，本来也是，他的确是个好人。甚至只要他看到一只屎壳郎往什么地方走，他也会和你打赌——赌这只屎壳郎要多久才能到达它要去的地方。如果你同意和他打赌，他将会跟着这只屎壳郎，即使直到墨西哥，他也要弄清楚它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在路上要花多少时间。这儿许多小孩都看到过那个斯迈利，也都能告诉你一些他的事情。嗨，无论是什么，对他都一样——他赌什么都行——实在是一个顶有趣的角色。帕森·华克尔牧师的妻子有一次病倒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像是没救了。一天早晨，华克尔牧师走进来，斯迈利迎上去问他的妻子怎么样了，她说她好多了——感谢主无限的慈悲——看情形，只要老天保佑，她还可以恢复健康。可是斯迈利，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咳，

我敢赌两块五毛钱，她压根儿就不会好起来。’

“斯迈利有匹母马——孩子们叫它十五分钟的老爷马。不过，你知道，那只是孩子们的玩笑，它比那跑得快些。虽然它跑得很慢，患有哮喘，要不就害肺病，或者其它诸如此类的毛病，但是他还常常靠它赢钱。比赛中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然后一下子撵上它；但是每次快到终点时，它就上了劲头，简直是拼命地跑，一跳一跳地跨着大步往前撵，它疲软的两腿乱摔，一会儿摔到空中，一会儿摔到一边踢到栏杆上，掀起的灰尘越来越多，咳嗽、打鼻子的声音越来越响——结果总是赶到裁判台前，恰好超过人家一脖子那么远，刚好让人能够看得清楚。

“他有一只小斗狗，看着它那古里古怪的样子，你会以为它不值一钱，只会闲坐一旁，瞅准机会去偷点东西。但是只要一在它身上赌钱，它马上就不同啦，它那下嘴唇就开始伸出，就像一艘轮船前面的水手舱一样，它的牙也露了出来，亮闪闪得像火炉。别的狗可能会抓住它，欺负它，咬它，咬住它的颈部把它接二连三地摔出去，但是安德鲁·杰克逊——这是那小狗的名字——安德鲁·杰克逊非要等到能找到它满意的地方才开口，别的地方它全不在乎——这样赌注就成倍成倍地压在另一方，直到堆得高高的；然后突然之间，它就一口咬住对方的后腿，死咬不放——并不嚼，你明白吗，只紧紧咬住，直到它们认输为止，为此即使拖上一年也在所不辞。斯迈利在这只小狗身上总是赢，直到后来它碰上了一只没有后腿的狗，因为它的后腿让圆锯给锯掉了。等斗了好一阵的时候，赌注通通压上啦，安德鲁·杰克逊就去咬它爱咬的地方，但它马上就看出它被耍弄了，那只狗叫它扑了个空，这么说吧，它大吃一惊，大失所望，便再也不想去赢取胜利了，因此吃了个大亏。它瞥了斯迈利一眼，似乎说它心已经碎了，这完全是他的错，不该弄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叫它斗，因为它最拿手的就只有这一招。功败垂成后，它就瘸着腿走到一边，躺下死了。安德鲁·杰克逊是条好狗，如果它活着，会出名的，因为它有本事，而且有天才——这个我知道，它没有什么便

宜可占，如果没有特殊的才能，碰到那些厉害的对手也不可能斗得过。每当我想起它那最后一场争斗和那急转直下的情势，我就感到难受。

“唉，斯迈利这家伙还养了会捉耗子的小狗、小公鸡和小公猫等一大堆这些东西，不管你用什么东西与他打赌，他准能赢你。一天，他捉到一只青蛙带回家，说他准备培养它。这样一连三个月，他就什么也没干，只呆在他家后院教青蛙跳远。果然不出所料，他真的教会它啦。只要他在后面戳它一下，那个青蛙马上就会跳起来，在空中翻滚，像个面包圈——看它在空中翻一个筋斗，如果状态好的话，还可以翻两个，然后稳稳地落下，像一只猫。他还训练它捉苍蝇，他训练得如此勤快，以至于每一次只要它一看到苍蝇，不管有多远，它都能捉住。斯迈利说，只要好好培养一下，一只青蛙会干任何事情——我倒信他哩。咳，我看到过丹尼尔·韦伯斯特——那只青蛙的名字就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呆在这地板上，呱呱大叫，‘苍蝇，丹尼尔，苍蝇！’你简直来不及眨眼，它就直直地蹦起，在柜台那儿捉住了一只苍蝇，然后跳到地板上，像一块泥巴一样结实。看看它那个样子，它用后腿搔搔脑袋，好像捉只苍蝇只不过是干了青蛙该干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简直没看过像它这么又谦虚又正直的青蛙，它也实在聪明透了。要是在平地上正儿八经地跳的话，它猛一用劲，准能比你看到过的任何青蛙跳得更远。在平地上跳远是它的强项，你明白吧；要是打起赌来，斯迈利就会在它的身上压下所有钱，一个子儿也不剩。斯迈利为他的青蛙得意极了，的确是这样，那些走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都说它比他们看到过的任何青蛙都棒。

“唉，斯迈利把那个小家伙装在一个小小的格子笼里，常常带到市集上去，用它来打赌。一天，来了一个伙计——他还是头一次来到矿区——遇到他带着笼子，就说：

“‘你笼子里装的是啥东西？’

“斯迈利有点爱理不理地说，‘也许是只鸚鵡，也许是只金丝

雀，也许什么也不是——它只是只青蛙。’

“那个伙计接过笼子，仔细地看起来，还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说，‘呃，是这么回事。喂，它又有什么用？’

“‘咳，’斯迈利满不在乎地说，‘它擅长一件事，我敢断定——它能比加利维拉县中的任何一只青蛙跳得都更远。’

“那伙计再次拿起笼子，挑剔地看了很久，又还给斯迈利，从容地说：‘呃，我倒看不出这只青蛙比别的青蛙好在哪里。’

“‘大概你是看不出来，’斯迈利说，‘你可能了解青蛙，你也可能不了解青蛙；你可能有经验，你也可能没有经验，只是个生手。不管怎么说，我坚持我的意见，我可以赌四十块钱，它能比加利维拉县中任何一只青蛙跳得都更远。’

“那个伙计盘算了一下，有点为难地说，‘唉，在这儿我只是个生人，我没有青蛙，如果我有一只青蛙，我就和你打赌。’

“斯迈利却说，‘那好办，那好办，你帮我拿一会儿笼子，我去给你弄一只青蛙来。’那个伙计就拿着笼子，拿出四十块钱，与斯迈利的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

“在那儿等了好一会儿，那个伙计想了想，然后把青蛙从笼子里拿了出来，撬开它的嘴巴，拿一个小匙，用打鹌鹑的小子弹把它喂得饱饱的——给它灌得都快到下巴那儿了——然后让它蹲在地上。斯迈利跑到泥塘里，在烂泥里稀里哗啦地找了一阵，终于逮住一只青蛙，带了回来，交给那个伙计，说：

“‘好吧，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把它与丹尼尔放在一块，让它们前爪齐平，我来喊口令，’他说，‘一——二——三——跳！’他和那个伙计从后面动一下各自的青蛙，新抓来的青蛙跳得很得劲，可是丹尼尔鼓了一把劲，耸了耸肩膀——就像这样——就像一个法国人，但没有用——它动都动不了；它就像一座教堂一样稳稳地生了根，一点都不能动弹，比一艘抛了锚的船还糟糕。斯迈利大吃一惊，他恶心透啦，但他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个伙计拿了钱就动身走了；当他要走出大门时，他从肩膀上伸出大拇指——就像这样——又一次向丹尼尔从从容容地

说，‘我倒看不出这只青蛙比别的青蛙好在哪儿。’

“斯迈利站在那儿，搔搔头，向下看了丹尼尔好一会儿，最后说，‘我实在弄不懂这家伙为什么这次泄了气——我看，说不定它出了什么毛病——它看起来有点鼓鼓囊囊的，’他捏住丹尼尔的脖子，提了起来，掂了掂，说，‘咳，它要没有五磅重才怪哩。’他倒提着丹尼尔，结果它就呼噜呼噜地吐出两把小子弹。这下他明白怎么回事了，他简直气疯了——扔下青蛙，出去追那个伙计，但他没追上。后来……”

此时，西蒙·惠勒听到前院有人叫他，就站起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转过头来对我说，“就坐在那儿，陌生人，放松一点——我去一会儿就来。”

可是，对不起，我觉得再把那个有赌癖的流氓吉姆·斯迈利的故事听下去，我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关于列奥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因此我就走了。

在门口，我又遇到了那位好客的惠勒回来了，他就拦住我，接着往下说：

“那么，有一年斯迈利养了只独眼的黄牛，没有尾巴，很敦实的，就像只香蕉，后来……”

不过，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听那头倒霉的黄牛的故事，我只好告辞了。

1865 年

坏孩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坏孩子，名叫吉姆——不过，只要你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你们主日学校^①的教科书上的坏孩子几乎总是叫詹姆斯。这一个坏孩子就叫吉姆，这有点奇怪，不过这是事实。

他也没有什么患病的母亲——一个诚心诚意信教的患肺病的母亲，她倒乐意躺进坟墓里，永远安息，只可惜她对自己生的孩子爱得要命，不免担心她走后这个世界会对他冷酷无情。主日学校的教科书里的坏孩子大都叫詹姆斯，而且都有患病的母亲，她们会教导他说，“现在我躺下来乖乖地睡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还用甜蜜凄凉的声调给他们唱催眠歌，亲吻他们，祝他们晚安，而且还跪在床前，偷偷地抹泪。不过这个小家伙的情形却大相径庭。他是叫吉姆，他的母亲却什么毛病也没有——既没有肺病，也没有任何那一类的毛病。她非但没有毛病，反而相当强壮，她也不虔诚地信教；此外，她对吉姆的情况也漫不经心。她就说过即使他摔断脖子，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老是打吉姆的屁股，催他去睡觉，她也从不亲吻他，祝他晚安；恰恰相反，她走开时，还要赏他几个耳光。

一次这个坏孩子偷了食品房的钥匙，溜了进去，吃了一些果酱，又用柏油装满罐子，好让他的母亲看不出什么两样；不过他

① 主日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在星期日念《圣经》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